

文史资料选辑

合 订 本

第28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28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	宋瑞珂(1)
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	赵秀昆(59)
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	秋宗鼎(90)
我所知道的钱大钧	文心珏(135)
我所知道的陈布雷	杨玉清(144)
我通过经济情报活动监视张治中之内幕	魏锡熙(153)
蒋经国在赣南	胡越一(158)
蒋经国在赣南二三事	魏 晋(167)
蒋经国的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	方庆延(176)
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	周一志(185)
祖国大陆解放后台湾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之 一瞥	周一志(187)

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

宋瑞珂

前 言

陈诚自到黄埔军校起到被赶出大陆止的二十多年间，在军事方面，由一个上尉军官被提升到四星上将；在党务方面，由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党员提升到中央委员、副总裁；在文职方面，从湖北省主席、总政治部部长、行政院院长到副总统。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成为党、政、军的首要人物之一，在所谓“黄埔系”中，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从事军队工作起家，最后仍以军事反人民而归于失败。

我自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期间，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陈诚任团长的团里任连长，到抗日战争时期逐步被提升到军长，直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鲁西南战役被俘以前，先后二十年都是在陈诚军事集团工作。对于陈和诚的军事集团的历史情况，特别是前十年，由于同他接触频繁，知之较多；后十年，由于陈诚军事集团范围扩大了，接触比前十年少些，只知一鳞半爪。特将个人所知写出，以供历史研究参考。

一、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

(第一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 初登军界即为蒋介石赏识

陈诚，浙江青田县人，先后在青田县立高小和处州第十一师范毕业。旋入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由其父友杜峙保送投考保定军校。一九二〇年毕业于该校八期炮兵科，分配在浙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三连见习。一九二二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陈随邓到广东，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严重营任连长。在讨伐陈炯明叛变的战役中负伤。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成立，邓任教练部副主任，严任总队长。陈随邓到该校任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某夜，天将黎明，陈正在阅读《三民主义》，被校长蒋介石巡视时遇见，以为陈颇用功，当面予以嘉勉。

一九二五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任命陈诚为第一连连长。在讨伐陈炯明第一次东征的三月十二日棉湖战役胜负的关键时刻，这个连的炮兵起了特殊作用。在讨平杨希闵、刘震寰战役中，该部于六月十二日攻占广州。次日，滇军残部突然反攻观音山，陈诚连正在北校场出操，立即放炮向该残部轰击，黄埔教导团赶去将之歼灭。第二次东征，十月十四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战役中，炮兵轰击城垛，掩护第四团爬城有功，该连得犒赏五百元。同年十月下旬，成立炮兵第二营，陈被提升为营长。在这几次战役中，陈的炮兵连都起过作用，因此，蒋介石对陈诚印象很好。

一九二六年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升学，当时邓任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调陈诚任炮兵科长。一九二六年六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邓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严任新兵训练处长兼第一补充师师长，陈诚被任为该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

团团长。七月初，该团特务队成立，我被任命为队长，出发时调第二营六连任连长。

师长严重对部下要求严格，陈诚也很勤劳。他们较能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在北伐途中，严重随我团行进，随时督察军风纪和指导作战斗演习。过梅岭时，我团演习营对抗，严重亲临讲评。严对陈期望甚切，督责亦严。到赣州后，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二十一师，第三团改为六十三团，陈诚仍任团长。

一九二七年春，二十一师经过浙江龙游战役和桐庐战役，进入杭州。在桐庐战役中，击溃五省联军孙传芳的孟昭月军，陈团出力很大，伤亡也重。营长赵敬统阵亡；宋希濂、王敬久两人负伤，连长傅楫远阵亡，杨少初、王岚和指导员、排长多人负伤。师长、团长亲临火线，在浪石埠东北山地，陈诚亲率特务队、侦探队冲锋陷阵，特务队军官只剩郑维四，班长只剩周金标一人，伤亡惨重，于此可见。

三月间，二十一师攻占江苏吴江、同里，二十二日陈团连夜追击，我连为尖兵，时近半夜进入苏州。阊门外群众夹道欢迎。次日陈团乘船向常熟追击，我营在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军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颇多。

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二十一师由苏州开往南京。这时正在酝酿宁汉分裂，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打电报给严重要他表明态度。严重电大意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我们北伐的目的，现在帝国主义军舰还停泊在下关江面，北洋军阀尚盘踞在江北，我们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仍须团结一致继续努力。态度鲜明，不愿随蒋倒行逆施。蒋介石原来对严重很信任，召严去问，邓演达有无电来，严据以实告。蒋似不悦。严重恐二十一师遭到解散的命运，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师长。自己搬到南京韭菜园其保定同学家中。次日陈前往谒严时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还敢干！又说：他们（指在座的宋瑞珂、郑维四）都是努力肯干的人，都坚决要走。继又眼中含泪

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有法子干的。严慰勉陈说：这是一个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陈辞出后，严低声对我说：到必要的时机，团长（指陈诚）将把队伍带到武汉去，你们可先去找教育长（指邓演达）。此时南京街头，已出现“打倒徐谦、邓演达”和“拥护蒋总司令完成北伐”等标语，矛头指向忠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同志。严重愤慨地说：现在谁拥护他就成为革命的了！严取了一张二十一师空白护照，盖上印给我备用。

五月间，蒋介石继续“北伐”，调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六月下旬，又把陈诚师调回南京。陈找我回到师部。派参谋长周至柔到杭州成立补充团。这时北伐军前锋已到鲁南，由于武汉方面唐生智挥军东下，蒋急令撤回，调陈诚师到徐州云龙山掩护总退却，颇得蒋的嘉许。

八月十三日，李宗仁、白崇禧拉拢何应钦，逼迫蒋介石下野。九月一日，孙传芳派刘士林等五个师渡江南犯，发生龙潭战役，何应钦调陈诚师赶往下蜀迎击。六十二团团团长李树森作战不力，被陈撤职，以该团伤愈营长张忠颖升任。副师长孙常钧拉拢王敬久、王福乾、李芑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十月间，何应钦免去陈诚二十一师师长职务，从此，何、陈之间开始有了芥蒂。不久，严重任军委会军政厅长，以陈诚任副厅长，旋又升任厅长。

一九二八年二月，陈诚、颜道鹏（秘书）和我在军政厅办公室聊天。陈对我说：“你今年二十岁，当军人还有二十年的干头。”又目视颜说：“我们只有十年的干头了！”他想抓兵权的思想，可以想见。蒋于二月间恢复总司令职，驰往徐州，撤销第一路总指挥部，解除何应钦兵权，改任何为参谋长，亲自掌握第一集团军。三月间，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以桂永清特务团编为警卫第一团，以关麟征伤兵团为第二团，以冯圣法补充团为第三团，宪兵一、二两团均归其辖制，并兼炮兵指挥官，炮兵一、二两团归其指挥。论实力比一个军更雄厚。

陈诚自到黄埔军校以来，参加了两次东征，讨平杨、刘和参加北伐战争。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警卫司令。尤其是第二期炮兵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与他有师生关系，因此与黄埔军校同学发生了紧密联系。加上他又肯任用黄埔学生，这就为他尔后在蒋介石面前取得信任，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集团军于一九二八年八月着手编遣。由黄埔教导团、第一军发展起来的嫡系军队，加入一些收编部队，编成六个师，由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分任一、二、三、九、十、十一师师长，前五人都是黄埔教官，只有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的，当时收编为十七军军长，这时改编为十一师师长。由于该师绝大部分是嫡系部队，蒋因任陈诚为副师长。

十一师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编成后，师部及直属部队开往芜湖。所辖三十一旅开往大通、青阳、贵池；三十二旅由南京开往杭州、嘉兴；三十三旅旅部和六十六团开往芜湖，六十五团开往宣城。该师驻防上述各地，陈诚督饬所部积极整训，并亲往各旅视察，以备蒋介石莅临校阅。

（二）在军阀混战期间充当打手

参加蒋、桂战争和进驻襄樊

桂系在北伐战争中扩大了势力，一九二七年八月迫蒋下野后，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合作，于九月上旬，一、七两军打败了孙传芳的渡江反扑，十月，何应钦北伐，李宗仁、程潜西征。唐生智下野，桂系取得了武汉的地盘，改编了唐生智的军队，扩充为第四集团军，在三年之内，扩编为八个军。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复职。一九二九年初，召开所谓编遣会议，由于各自保存实力，不愿缩减，使会议破裂。李、白认为反蒋时机成熟，二月十九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

席职，换上何键，并派军队逼走鲁涤平，而且继续进攻退在常德的谭道源师，经蒋制止无效，遂演变为蒋、桂战争。

蒋介石一面派出代表，封官许愿笼络杂牌军，一面调动军队部署作战。于三月五日免去李、白本兼各职，下令讨桂。以刘峙为第一军军长，指挥一、二、九、十三师经皖西、鄂东沿长江北岸向武汉前进；起用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指挥第四师、十一师沿长江南岸赣北、鄂南向武汉前进。十一师（师长曹万顺，副师长陈诚）由陈诚、罗卓英策定行军作战计划，分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宫山、通山、咸宁而进入武汉。陈亲赴汉口硚口，武昌南湖督训部队。蒋自率第六师乘船溯江西上，四月五日到汉口登岸。由于收买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桂系不战自溃。胡宗铎、陶钧仓皇西逃，蒋派张发奎追击到沙市、宜昌。桂系残部投降，为蒋介石收编。

在蒋、桂战争中，冯玉祥虎踞中原，举足轻重，因此，蒋、桂双方，都派人拉拢，而冯却两面应付，另有打算，认为蒋、桂双方势均力敌，会在武汉外相持一个阶段，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自己却可坐收渔人之利。不料桂系失败太快，计划落空。虽然急催韩复榘挺进孝感，飭石友三推进襄、樊，但为时已晚。不但蒋介石许以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捞不到手，而且韩复榘被蒋收买，不久联合石友三投蒋。冯军被迫撤往西北，伺机再出。

襄、樊是鄂北的战略要地，蒋介石为了部署防冯，派十一师开往襄、樊，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达。师部和三十二旅驻襄阳，三十一旅驻柿子铺，三十三旅驻襄阳和双沟。

接任十一师师长

当编遣时，十一师除师部和三十三旅外，团长以下干部多是黄埔学生。曹万顺既非黄埔的教职员，又是行伍出身，识字不多，自难担当师长重任。他是北洋军阀当过福建督军的李厚基旧部，因为他是在北伐初期投诚较早，在编遣时，如果把他编掉，

怕影响杂牌军以后不敢归顺。因此，蒋介石给曹万顺当十一师师长原是过渡性的，而以陈诚当他的副手负实际责任。陈对曹表面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师部各处对曹的指示，往往打折扣，但对陈的话却立即遵办。陈为了改变他们的北洋军队旧习，采取措施，整饬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气。

一九二九年夏，陈诚因公赴汉口。由于曹万顺处事失当，引起黄埔系下级军官的不满，说他排斥黄埔学生出身的军官，蒋遂调曹万顺任新编第一师师长，以陈诚升任十一师师长。

蒋介石对各军、师长的信任与否，往往视他们是否任用黄埔学生为转移。陈诚接任师长后，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这样，既可增进全师的团结，又可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我还记得，陈诚任师长后，曾多次要我们介绍黄埔三、四期同学来十一师工作。三期以营长或少校团附任用，四期以连长或营附任用。他要求的条件是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不贪财，不怕死”，要能为蒋介石的统治卖命的人。

参加蒋冯、蒋唐战争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冯玉祥派宋哲元为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司令，东出潼关，进兵洛阳。派张维玺为南路总指挥，进兵鄂北攻打襄、樊。蒋介石任命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率领蒋鼎文师、赵观涛师和夏斗寅师开到樊城，并指挥原在襄、樊的陈诚师迎击冯军。陈师守襄阳并指挥罗霖独立第四旅守南漳。罗旅打了一天撤回襄阳。冯军经尹家集、茨河、隆中等地向襄阳城郊进攻，激战两天，陈军挫败张维玺部，该部纷纷溃退。蒋军分路追击，陈师三十一旅追击到草店，三十二旅追击到均县，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又报唐生智在河南反蒋，形势紧迫。蒋命刘峙第二路军急速撤回到平汉南段迎击。夏斗寅师首先过武

胜关进出豫南，蒋鼎文、赵观涛两师也陆续到达。陈诚师兼程东返，分经武胜关、平靖关到达信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原在河南被蒋介石委为抗击冯军前敌总指挥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接受汪精卫委派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在郑州通电反蒋，率领刘兴、龚浩两师和门炳岳骑兵旅，沿郑州、许昌南进。因为他委派了许多杂牌军的师长当军长，到驻马店、确山地区停下来，等候他们响应。当杂牌军尚在观望时，奉蒋命前来阻击的刘峙第二路军已赶到确山附近，演成遭遇战。蒋军第六师、第九师和十三师展开在铁路正面及其两侧。陈诚的十一师也及时赶到，部署在刘店以北地区。时值隆冬，雪深过膝，行动不便，战斗激烈。唐军骑兵曾一度绕到刘店师指挥所附近，陈诚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幸六十五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又得到第一师丁德隆团的增援，始将唐军骑兵击退。战斗正酣之际，唐军营长罗少甫、杨乾吉率领两个营向十一师投诚。据说唐生智在一年之内，忽而拥蒋，忽又反蒋，变幻莫测，部下心存疑惑，军心涣散，士无斗志。特别是杨虎城在南阳派冯钦哉部由赊旗镇（今社旗县）奔袭驻马店，截断唐军后路，使唐军崩溃，全部缴械。十一师追击到临颖，才折回信阳，一九三〇年初开到武汉。

在蒋、唐战争中，陈诚不但在战场上为蒋介石卖命，而且派其副师长罗卓英到湖南拉拢何键的旅长王东原，使何按兵不动，进而使在武汉的蒋军第一师无南顾之忧，也能派兵北上参战，使蒋介石得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唐军。

陈诚除了在军事上替蒋介石拉拢杂牌部队外，也不断并吞一些杂牌部队，以充实自己的实力。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二月间，当时驻在武昌宾阳门外洪山附近的曹万顺残部六十六团，就被陈诚派队包围，用武力解散，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十一师所辖各团。同年四月间，又由蒋介石下令，将湖北的徐声钰独立十三旅（原系收编桂系胡、陶部队所组成）交十一师收编。陈将该

旅改为十一师的独立旅，下辖三团。以周至柔为旅长；以陈式正补充团改为独立旅第一团，以陈炳东和三十一旅参谋主任彭杰如分任第二第三团团。至此，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加独立旅的三团后，便成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由于增强了实力，在尔后的中原大战中，十一师也就发挥更大的力量。

在中原大战中的“战绩”

一九三〇年五月到十月的蒋、阎、冯大战，是中国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蒋介石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驻济南，在津浦线上对付晋军。以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在陇海线上的豫东，陈诚十一师属于该军团战斗序列。以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驻在平汉线上的漯河。陈诚师于五月初由碭山向商丘前进。五月七日，六十四团（我任中校团附）驱逐刘堤圈、万选才的搜索部队。八日独立旅攻占马牧集。十一师跟踪追击，占领朱集车站，并包围商丘城。与冯轶裴教导第一师协同攻击而占领之。冯军万选才部师长万殿尊被俘。继向宁陵前进，因刘茂恩投蒋，将万选才扣押，开城迎陈，于是宁陵、睢县为蒋军所有。蒋介石进驻朱集车站，刘峙驻柳河，督饬刘峙、顾祝同、陈继承、张治中等师向兰封攻击前进。原来晋军孙楚部关福安军前锋已到曹县近郊，被赶回兰封，损失颇大。蒋鼎文师和赵观涛师逼近杞县。陈诚师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堙集、柿园集，从五月下旬起激战多日。由于晋军在兰封、杞县构筑了坚固工事，使蒋军进攻伤亡很大。陈自告奋勇，用中间突破，企图在杨堙集打开缺口，以便向左右席卷，猛攻两天，迄未得手。蒋见攻坚不利，先期在定陶、曹县、民权、尹店集、河阳集之线构筑防御工事，六月初撤到新阵地。抽出蒋鼎文、赵观涛、陈诚三个师向左翼扩展，遭到孙良诚、梁冠英、吉鸿昌等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迄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的坚决抵抗，从六月二十一日到

三十日，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

约在六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六十一团陈庄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命李默庵旅长严令六十一、六十三两团反攻，激战终日，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受伤，对陈说：“失守陈庄，应由刘团长负责”，陈诚向蒋介石打电话汇报失守陈庄要地情况，并请示要枪决刘天锋。蒋介石同意了，陈即命罗伟连长执行。

李默庵负伤后，陈以副旅长吴良琛升师参谋长代旅长，以肖乾升副旅长兼六十一团团长的，以六十二团中校团附方靖升任团长。自六月二十一起，我在师部当参谋，这时陈又命我到六十二团任中校团附，我于七月一日在白庙到差。

六月底蒋介石发现冯军诱我深入，急命刘峙撤回睢县、河堤岭之线。七月一日，陈诚接蒋命令，率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

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二、四两路军由平津南下，韩复榘于六月二十五日放弃济南退往胶东，马鸿逵部由泰安退到兖州，徐州行营主任贺耀组命马部派骑兵一团到曲阜北孔陵掩护十三师进入曲阜，六月三十日后，十三师副师长朱怀冰率领该师到达曲阜。晋军李生达第四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迅猛，十三师被迫退入城内坚守，晋军段树华师几次爬城均未奏效，因而阻滞了他们南下徐州的企图。陈诚师乘火车到滕县，急行军增援曲阜，晋军受到内外夹击，李生达向泗水以北溃退，全线退到宁阳、吴村、尧山口之线防守。陈诚十一师、十三师和马鸿逵部追到晋军前沿阵地较远的线上，以待大军集中。前线各军在刘峙未到之前，由陈诚指挥。

刘峙到兖州后，于七月三十一日下令开始总攻。十一师三十一旅击溃东石莱晋军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十一师主力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十三师占领南驿。适下大雨，山洪暴发，晋军争趋大汶口铁桥上通过，受蒋军飞机队轰炸

威胁，秩序大乱，损失很大。傅作义的四路军退到泰山红岭、界首亘肥城之线占领阵地。约在八月七日，十一师进至泰安西南地区，遂即展开于红岭、界首、白马寺之线，激战两天多，攻占界首、白马寺。晋军撤至党家庄、归德镇之线。陈诚率领所部沿铁路线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于八月十五日在蒋光鼐、蔡廷锴的六十师、六十一师之后进入济南。

攻下济南后，蒋介石论功行赏，任命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十九路军军长，并奖给该军三十万元，全军官兵增饷一个月；陈诚为十八军军长，十一师也领到奖金两万元。

蒋介石于八月二十一日亲飞济南，召集刘峙、韩复榘等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决定第一军团暂不渡黄河。所有第二军团各部队及十九路军，均调往陇海、平汉方面参加郑州战役。

陈诚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在津浦线上的追击途中，十一师独立旅一团追击炮连连长韩应斌（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很会鼓励士气，因为连夜行军，官兵饥渴，在小休息时，官兵十分疲劳，韩舀一碗冷水喝了，对全连说，大家喝碗冷水继续前进吧！士兵照样喝水跟着就走，一时传遍全师。陈诚在对官兵讲话时，经常提及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军人的美德”，以勉励部下。

自八月上旬，冯军在陇海线上发动大规模攻势受挫，晋军在津浦线上退出济南，冯、阎失败，将成定局。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陇海、平汉两线的进攻。使用锥形战术，大胆钻袭。以两个师编成一个纵队，以郑州为目标，不顾一切钻进去。陈诚、夏斗寅两师编为一个纵队，于九月六日开始总攻，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夏师到五女店受阻。陈师占领石象镇后，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达董家店，方靖团到洧川南双泊河岸某村，前后纵深七十里。西有长葛任应岐部，北有吉鸿昌部挡住去路。越数日，吉派其副官处长王慈博到石象镇见蒋介石，接洽投诚。蒋任吉鸿昌为二十二路总指挥，交出防地开往淮阳。九月底陈师推进到洧川附近。于是冯军郑州外围阵地支离破

碎。蒋命各纵队急速攻击前进。当时顾祝同、蒋鼎文、蒋光鼐等纵队以优势兵力压向许昌，樊钟秀部焦文典投蒋，张维玺、田金凯、任应岐等部撤到新郑，被顾祝同等三个纵队包围，蒋派张之江前往劝降。

陈诚督率十一师兼程猛进，在新郑东北薛店、谢庄附近击破冯军的抵抗，以三十一旅为前卫，肖乾团在前、方靖团紧跟，急速前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陈事先拟好电报稿，只待填上时间就可用无线电发出，并派准尉附员石心志，随肖团后尾跟进。肖团于十月六日，前进到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肖乾便亲率所部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肖团占领郑州后，即派出部队据守四门，肖率所部占驻县政府。

上官云相四十七师沿平汉路西侧直趋荥阳，其便衣队在黄昏时，一度搜索到郑州车站，因闻二里岗方面有枪声又撤走，没有进入郑州。

蒋介石收到十一师首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后，发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以博取蒋介石的信任，打电报给蒋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七师”。既讨好于蒋介石，又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十一师领到十万元，官兵每人发给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创办“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到一九三五年这个工厂被军政部接办了。

陈诚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后，该军原来只有十一师三个旅九个团；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由教导第三师改编为十四师拨归建制，当时的编制调整如下：陈诚自兼十四师师长，周至柔调任副师长，柳际明调任参谋长；罗卓英升任十一师师长，邹洪任参谋长，肖乾升任三十一旅旅长，凌拔雄升六十一团团长，霍揆彰升

独立旅旅长。肖乾因患肋膜炎住院，由三十二旅旅长李明升副师长兼代旅长；以十四师团长张鼎铭调升三十一旅长。是年夏，肖病愈回旅，张另调他处。

二月中旬，十一师从湖南岳阳地区，一度调往江西，到新喻后，又折返武汉，三个旅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三）参加第三次“围剿”的经过

进犯中央苏区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以何应钦继鲁涤平任南昌行营主任，进行第二次“围剿”，五月间又遭惨败。六月，蒋介石来南昌自兼剿赤军总司令，进行第三次“围剿”部署，以何应钦为中路总司令，以朱绍良为左翼集团军总司令，以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分驻南丰、吉安，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进攻。这次进攻采取所谓“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猛打穷追、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这年夏，陈诚十八军由湖北开到江西抚州集中。七月间，经南城、黎川、太和圩、傅坊、长桥、白水、新安、头陂到宁都。转向西进到古龙冈，又转向北进，经雄口、表湖、约溪到龙冈、潭头，未见红军踪迹。旋闻红军向富田开进，陈诚所部又急趋富田，向南到沙村、冠朝墟。到达后闻红军由高兴圩向东北方向突进，十八军又折回富田经东固到龙冈。闻上官云相第九军四十七师和五十四师，已于八月六日至八日在莲塘、良村被红军打垮。十一日，红军又去黄陂、小布，打毛炳文第八师。十一师先头部队到空坑时，红军又去向不明（后闻从十九路军与十八军之间的尖岭脑大山中偷越过去，到兴国境内集中）。十一、十四两师在苏区奔驰了两个月，虽然没有打仗，但“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于九月初撤到吉安。